

刘兰芳与王印权 珠联璧合的艺术夫妻

姻缘天注定

1959年,鞍山曲艺团,刘兰芳经过老师们面对面的考试,成了这里唯一的东北大鼓学员。

在鞍山曲艺团,刘兰芳遇到了盲人弦师阎春田。阎春田很欣赏刘兰芳的才华,心里盘算着为徒弟做个牵线红娘。

1961年,广播艺术团全团演职员都被并到刘兰芳所在的鞍山曲艺团。刚毕业不久的青年王印权担任了民歌说唱队队长。阎春田与王印权的父亲、辽阳评书演员王增义是老朋友,想着这两人挺合适,于是就找到刘兰芳的母亲征求意见。两家都是搞曲艺的,可谓“门当户对”,王印权又是个帅小伙,刘兰芳的母亲当下就同意了。

其实,小青年王印权和刘兰芳曾同在一个学校上过学,但是王印权比刘兰芳大4岁,在校几年,谁也不认识谁。现在关系挑明了,两人的感情近了一大步。王印权的文化程度高点,常常为刘兰芳的大鼓词、评书段子润色。刘兰芳呢,则鼓动王印权学着说说评书。

为了在年轻时打下扎实基础,刘兰芳希望晚婚,王印权同意了心爱的姑娘的要求。1965年,二人在4年的“马拉松恋爱”后结婚。

婚后,二人相亲相爱,从没有红过脸。那时,刘兰芳已经以说评书为主业了,在茶馆说一场可以挣到30元钱,而王印权的民歌队,全队干一天也才能挣30元。刘兰芳虽说“经济地位”比王印权高出许多,可是,她没有因为挣钱多,而在家里有任何张扬,相反,她对丈夫、对婆婆都是敬爱疼爱有加。

结婚数年后,三个孩子相继来到了人间。王印权的父母一直在农村帮他们看护孩子。1975年海城大地震,鞍山也受到影响。农村的房子震裂了。为了安全,王印权想一家人住在一起。但是,当时王印权夫妇只有单位分的一小间楼房,面积仅为10平方米左右,一家7口人根本住不下。为了解决这个难题,刘兰芳要求和一家住平房的人家对调。那家是两间平房,但是没有暖气,而且低矮潮湿。冬天冷,夏天热。可是,为了公公婆婆,为了孩子,刘兰芳没有任何犹豫。

灶台上写就《岳飞传》

无论什么书,必先有一梁子支撑,所谓梁子即故事梗概,依靠老艺人的口传心授。刘兰芳曾学过两种《岳飞传》。两部书听完,她记下了几万字的书梁子,也深深地被岳飞这位气壮山河的民族英雄所吸引。出徒后,她到锦州、鹤岗等地去说这部书。边说边搜集意见,加工整理,补充“书梁子”。

正当刘兰芳的技艺大有长进、走向成熟的时候,特殊年代她被派到工厂去当酸洗工。王印权怕惹麻烦,偷偷把她几万字的“书梁子”塞进炉坑付诸一炬。刘兰芳得知后,大哭了一场。

1979年春天,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恢复了传统书曲节目,编导想到的第一人便是刘兰芳和她的《岳飞传》。可书梁子已经化为乌有,怎么办?要知道,从长篇东北大鼓到评书,还要做许多加工改编工作,唯一能够参考的只有钱彩的《说岳全传》。刘兰芳决定将编写与录音同步进行,即编出一回书,

立刻录下一回。她给自己立下一条规定,每天必须写出近万字的书稿,以保证第二天录制一小时的评书。

为了不影响老人和孩子睡觉,夫妇俩就住在外屋灶台上铺上报纸写。二人相对而坐,一边翻阅资料,一边研究书梁子。侃出一回书的大概路子后,丈夫王印权去睡觉,刘兰芳将书梁子理顺。待写完书稿,已近午夜,刘兰芳叫醒王印权,由他加工,自己上床睡觉。清晨五时,王印权再叫刘兰芳起床,再阅稿、背书。夫妻俩就像跑接力赛一样,配合默契,分秒必争。

每天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拼命工作。一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的觉。写到精彩处,难以收笔,便一气呵成,干个通宵。

1979年,117回,60余万字的《岳飞传》在鞍山首播,引起轰动,紧接着在全国上百家省市电台同时播出,万人空巷,35岁的刘兰芳红遍全国。《岳飞传》播出后,传闻四起,都说刘兰芳、王印权发财了,亲戚也都来借钱。其实电台只给发了600元酬劳费,团里留了240元,到两个人手里的只有360元。

丈夫愿做绿叶配红花

20世纪70年代,电台几乎每天播出王印权的快板,他曾两次代表辽宁省到北京会演。1979年之后,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评书上。在刘兰芳的心里,王印权就是她背后的山。刘兰芳不止一次深情地说:“在事业上,我爱人老王是最好的帮手,他不知给了我多少鼓舞和力量!”而王印权却说:“我是绿叶配红花,主要是刘兰芳的功劳,我是敲边鼓的。”

在刘兰芳家的客厅里,有副嵌字联:“兰韵书声集印著;芳馨艺路聚权衡。”这是他们夫妻生活的真实写照,就像一首古词中说的那样,把两个泥人打碎了,重新捏成一个人,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”

平时生活中,刘兰芳不怎么吃肉,因为有糖尿病,也极少吃白米

白面。虽然伙食极简单,可只要在家,她都要张罗王印权的饭菜。

王印权年轻时是个体育爱好者,打球、滑冰、练武术,什么都喜欢。年纪大了,不爱动了,这些年闲暇之时,他爱收藏点古董。刘兰芳看在眼里,默默记在心上,每次外出回来时,都会给他一个惊喜:新加坡的钱币、英国的茶壶、茶马古道上的响铃、山姆大叔的烟斗。有的还是重达几十斤的东西,不管多沉重,只要感到老伴儿喜欢,就背着扛着弄回来。其实,她淘换回的物品有的根本不是古董,可是王印权却从中体味到妻子的爱。

同样的,王印权看到和刘兰芳有关的物品,也不惜重金买下。多年前,王印权在文物市场上看到四块黄河石,这四块黄河石上分别是松、兰、竹、梅图案。图案栩栩如生,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他别的不要,单要买那块有兰草图案的石头。卖主一看这位爷是真心要买,就开价一千块钱。王印权二话不说当即买下。

刘兰芳因《岳飞传》而改变了人生,从一个基层曲艺演员到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,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。职务变了,地位变了,工作忙了,应酬多了。但是,刘兰芳说评书的工作却没有变,她仍旧奋战在说书的第一线。这些年,她在电台、电视台说了30多部书。

王印权经常笑称自己是刘兰芳的“新闻发言人”。“女人在外面多强,也需要一个温馨的家。”家庭的稳定,对刘兰芳的事业起到很大作用。也正因如此,刘兰芳将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处理得很好。有时出差在外地忙,每天晚上睡觉之前,都要给丈夫打电话问候一下。在丈夫的支持下,刘兰芳依然活跃在不同的舞台上,她说:“今天,我继续在网络这个‘高速公路’上,将不同时代的英雄故事,用最好听的方式,讲给今天的你。”

据《老年文汇报》周雪纯 黄志/文

云南白药扬名台儿庄战役

云南白药的研制者和创始人人名叫曲焕章,1880年生于云南一个彝族“小康”农民之家。姐姐嫁给当地医生袁槐后,十来岁的曲焕章在姐夫的指导下,学习伤科用药知识和丹药配制技巧,几年下来,他就熟练掌握了治伤技能。1896年,曲焕章娶妻后自立门户,以给当地民众看病来维持生计。

曲焕章研制的药最初叫“百宝丹”,1949年后才确定叫“云南白药”。据说,曲焕章16岁时突患重病,幸而被道士姚连钧所救。姚连钧是武当派道士,素有“滇南神医”之誉。曲焕章见姚连钧治伤很有一手,自己那点医术远远不如,便拜他为师,跟着他在云贵高原一带行医游历。

几年下来,曲焕章尽得姚连钧真传。根据师父传授的秘方,曲焕章研制出了奇药“百宝丹”。

云南白药救死扶伤的神奇功效,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。1937年9月,滇军部队60军北上抗日,曲焕章为了表达爱国之心,捐献3万瓶“百宝丹”给抗日官兵。此药治疗枪伤疗效极佳,受到前线官兵和民众的交口称赞。

1938年4月初,60军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。在激烈的交战拼杀中,百宝丹挽救了不少将士的性命。在这支来自云南的部队里,士兵们头戴法式钢盔,脚穿剪刀口布鞋,作战十分英勇。他们身上还带有一小瓶白色粉末,一旦受了伤,不管伤势如何,只要还能动,就不打绷带、不坐担架,只需把这白色的粉末吃一点,外敷一点,又能上阵拼杀。这些白色粉末就是云南白药——百宝丹。

曾经给云南省主席龙云担任过侍卫长的朱希贤,在台儿庄战役中,也对白药有了亲身的体验:伤口伤得太重,拿出白药撒上一点,包扎起来,两天伤口就愈合了。

时隔不久,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回到昆明,曲焕章也兴高采烈,一口气燃放了30万响的鞭炮,以欢庆中国军民取得这一重大胜利。

台儿庄一役,不仅打出了滇军的威名,也让“曲焕章万应百宝丹”声名远扬,产品甚至还远销到了海外。这一年,“百宝丹”的年销售量高达40万瓶,曲焕章也迎来自己事业的巅峰。

据《传奇·传记文学选刊》林山/文

